

國朝宮史續編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十一

典禮五 盛典五

授

受儀五

高宗純皇帝聖製文

臣等謹按儲貳金鑑於壘奉

諭旨外恭錄

聖製文六篇冠於簡首援古衡今咸仰

折衷至當

聖謨所發著為

大文識深慮遠剴切詳明六篇外凡有關

授

受者如

慎建儲貳諭專為萬世貽謀

垂訓又如

酌天家冠服之宜

申進冊紀元之理經權悉秉

聖心

謨典宜昭萬禩依類編載敬識

聖人立言為經用彰法守

讀公羊

公羊於隱公之何以不言即位也曰成公意也即又申其義曰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夫成公意是矣而以長不以賢以貴不以長之說實甚謬蓋以貴不以長或者祛諸孽覲覲之心猶託於各安其分之義至於以長不以賢則均貴也均貴則擇賢棄不肖有何不可而亦必為之防微杜漸曰以長不

以賢乎且啟賢而賤辛貴而不肖立辛而商以亡是
非萬世之炯鑒乎余以為棄辛之貴而立啟之賤猶
不至於屋商之社夫商之宗祀不絕與棄貴而立賤
其是非輕重必有能辨之者知此則公羊之說之謬
不亦章章明甚哉而劉頌引其言以為事情之不可
易者誠見庸愚固不屑再闢矣且以天下與人易為
天下得人難堯舜禹傳賢傳子之事韓愈論之詳矣
夫與賢之說後世固不可行顧於諸子中獨不可擇
賢而與之必拘於以長以貴之小節而不為天下萬

民擇賢君而立之是直以祖宗社稷為輕而以己妻
媵弟為重千金之家有所不可而况天下萬民之大
乎或曰後世嬖幸妻而立少子以致敗國亡家者亦
有之矣不若守公羊之言為無患雖然嬖幸而立少
子未必有其一二不擇賢而守分將十必居其十審
是言則公羊之說為宜從乎為不宜從乎

論漢光武廢郭后事

余向讀公羊立長立貴之言而斥其不建既已論之
詳矣茲因光武廢郭后事更進其說而申之夫光武

以陽為賢而彊不及廢彊立陽是不泥於以長以貴而與賢可謂知輕重利社稷非卓識英斷之君必有所不能然有所惜者何不徘徊少待必先立彊而後復廢之乎至於牽過其母並郭后廢之則失德莫甚焉且郭后史徒稱其寵哀懷怨無可廢之大過也寵哀懷怨婦人之常令以將廢其子而並廢其母聞之母以子貴不聞母以子賤則光武之懋新棄舊雖百置喙豈能辭哉胡寅論綱目於此節乃云春秋聞立長立德不聞貴若云貴即彊母不嘗為后乎夫彊可

廢也郭不可因殪而廢也后正位中宮孰非其子乎
寅之意蓋以為不宜廢郭及殪遂不覺自與其論矛
盾且於公羊之言亦少舛因並識之

書明列代玉冊事

予於戊辰年奉藏歷代帝后像於南薰殿並弄勝朝
列帝玉冊之貯於工部者於殿之西室其時究年少
未門及於有冊而無寶也茲因一律重造

太廟冊寶告成因取明十三帝玉冊觀之並思其有
冊無寶之故蓋其冊多用條玉此即玉檢金繩之遺

義耶於是憬然悟曰此冊之所以存而寶之所以失也夫一板四條而又有穿成造時豈不費琢磨然析其條則為無用之物矣若其玉寶則固固圖一物磨去其字仍然一寶改制他器隨意可成且宋元近代其冊寶胥不見於世亦可徵也而明末經流賊之變蹂躪兵燹遺其重器寶失而冊存其理固然夫何疑之有蓋

天難謀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歷觀諸史開創者多賢或一二世或二三世即有不常厥德以致失其祖

宗之業者此非

天使之亡實自取其亡也宗器固重而九有萬民其重於宗器奚啻倍蓰未有失民心而能保其宗器者也而獨於宗器中計其歷久不失斯亦小矣奈何不敬奈何不慎是則予之弄微出之

冊寶於

陪京之

太廟者其亦有深意耶予之子孫以至百世雲仍亦以予慄慄危懼之心為心而敬

天愛民以凜難謀其庶幾乎其庶幾乎

濮議辨

濮議司馬光等以濮安懿王宜稱皇伯而歐陽修引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則是雖出繼而其本生猶稱父母也光與修皆號正人而持論各不相下迄未有折衷一是蓋嘗論之本生父母天性之親也子雖為人後聖人著之禮經曰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降服齊衰期也蓋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所以明示天下為萬世法也且人臣出繼為人後者世

所嘗有皆得推恩封其本生父母不改稱伯叔禮也
天子以孝教天下而因出繼稱所生父為伯叔是以
帝王為重而以父母為輕可乎舜竊負而逃雖孟子
強為之辭然實有以見父母重於帝王也明興獻王
之議張璠桂萼等阿諛逢迎力請去本生之號至稱
為皇考追謚帝號入廟苟以竊一時之利祿而不顧
其君貽天下萬世之訾議其亦可謂最無忌憚之小
人者矣予以為為帝王者苟不違君道以致見棄於
天自無有無嗣旁支入繼之事苟有其事則必其身

或其祖考有得罪於

天之事即所謂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而已然設萬一
有其事何不稱所生曰皇帝本生父歿則稱本生考
立廟於所封之國無國則於其邸第為不祧之廟祀
以天子之禮亦合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
夫之義則尊親之誼交盡而於公義私恩兩無遺憾
何昔之議禮者未見及此而紛紛聚訟為耶余因感
司馬光歐陽修濮議之事以局外而觀局中為之權
衡斟酌期合夫天理人情之正因著濮議辨為萬世

旁支承統者有所折衷俾不致賢如司馬歐陽五為
水火邪如張璠桂萼為賣緣捷徑而總歸於戒為君
者平時放

天愛民不致見棄於

天嗚呼可不慎哉

讀召誥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予讀召誥之篇求其
一言以蔽之者莫若曰曷其奈何弗敬蓋召公因成
王始政拳拳致告蔡傳所謂究其歸以誠民為祈天

之本而又以敬德為誠民之本一篇之中三致意焉則所謂奈何弗敬者非挈一篇之領要乎夫奈何者一唱三歎之意言有盡而義無窮奈何者更有不忍人之心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敬之施於外者也敬勝怠者言義勝欲者從然必敬勝而後能義勝則又敬之存乎內者也內外交養誠實無妄祈天永命其弗基於此乎茲因謁明陵而思及受命保命之要必當以奈何弗敬為棘且君者天子也

天者君之父也父之於子無不亟其愛子之於父當無不亟其敬然及其失父之愛一再失其敬者猶示以警以訓誨之至於訓誨而弗改則父亦弗愛之而已矣嗚呼可不懼乎可不敬乎歷代遙矣不可屈指數明之事則近可徵也如永樂之篡位大行誅戮應其亡也而天弗亡之正統之北狩應其亡也而天亦弗亡之正德之荒淫失德應其亡也而天尚弗亡之此非慈父之遠其罪而仍有所顧惜乎必至萬厯怠政天啟童騃崇禎有猜忌之失無恢復之能而後亡

之讀史而有受命保命之責者可不知懼知敬乎人
莫不飲食鮮能知味也人莫不讀召誥鮮能知要也
茲舉其一言以蔽之者於謁明陵之日後之覽者亦
可以絜矩知吾意矣

讀韓愈對禹問

韓愈為對禹問所云堯舜之利民大禹之利民深亦
既理暢辭明足為千古定論矣其論孟子所謂與賢
與子乃云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余以為愈於
此亦不免有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者矣夫

天何言哉與賢與子何以命之是宜觀泰誓所云
天視自我民視

天聽自我民聽民之所與即

天之所與是以人君祈

天永命莫先於愛民得民心則為賢而與之失民心
則為否而奪之可不慎乎可不懼乎或曰三代以下
率與子而不與賢是誠

天意乎是皆得民心而應與之者乎曰利民之大與
深韓愈固言之詳矣茲不贅論三代以下其嬗代不

一氏是非不與子而與賢乎雖其中亦有奸雄攘竊如曹操司馬懿之倫不可謂之賢然必其繼世之子之不可與者也若繼世之子上能繩其祖下能得其民

天必不以與他人也是語也人或不敢言而余因讀韓文闡義為辭其意正重乎此有守器之責者可不熟讀是文而知慎知懼乎儲貳金鑑之書已成因命續錄於篇向所著讀公羊傳等六篇皆有繫於天命人心嫡庶賢否之要並著續錄焉

慎建儲貳諭

予踐阼默禱之事言之屢矣茲仰沐

昊慈克符初願因十月朔例應頒時憲書特於九月初吉宣立皇太子用昭付託前此不立儲嗣之由亦節經降旨申明至為詳盡夫建儲立嫡三代以下無不遵行朕讀書稽古豈於此名正言順之事輕議其非昔我

聖祖仁皇帝曾以嫡立理密親王為皇太子並特選正人輔導如湯斌徐元夢皆係公正大臣非不盡心

匡弼乃竟為宵小誘惑不能恪供子職終致廢斥後
遂不復冊立夫以堯舜之聖而有丹朱商均之子可
見氣稟不齊即聖君而兼嚴父日以敬天法祖勤政
愛民而命耳提尚難期其遷善改過孟子所謂父子
之間不責善蓋實有見於此何況一二輔翊之臣安
能格其非心變化氣質乎是則繼體象賢惟賴
天心眷佑篤生哲嗣及嗣子之能承受與否耳予自
即位後亦何嘗不欲立嫡嗣初以皇次子為

孝賢皇后所生循照雍正初年

皇考親書朕名緘貯乾清宮正大光明扁上之例亦將其名親書密緘扁上不意其早年無祿曾同大臣等啟緘閱看贈為端慧皇太子後以皇七子亦係孝賢皇后所生原擬書名緘貯因其年未長成遲而未果旋亦早世嗣於癸巳年

南郊大祀敬以所定嗣位皇子之名禱於

上帝並於盛京恭謁

祖陵時敬告

太祖

太宗在天之鑒是朕雖不明立儲嗣而於宗祏大計實早為籌定特不效前代之豫行冊立務虛名而無實益耳今荷

天恩申錫周甲紀元壽躋八旬開五計丙辰歸政不過數月始將密織嗣子之名召對皇子皇孫王公大臣等公同閱看宣布諭旨明示中外來歲大廷親授錫慶延釐實從來史冊所未有若未經頒旨以前設臣工中或有建議立儲者其人必非真懷忠愛不過託為諛論陽附正人君子之列實則冀徼後福陰為

黃緣干進之階非為名即為利而名利兩收終歸為利者多似此莠言亂政之人自當立予重辟然國家儲副極非小事彼既託為正言而抵之罪究非美舉今朕躬行上儀親為付畀中外翕然臚歡交慶皇太子體度端凝仁孝夙著克肩負荷新正授受之間實為盡善盡美天下後世公論以朕為應位乎不應位乎設朕於此稍有不欲歸政之心又何妨不行此典且皇太子及內外大臣皆具摺籲請至期願始行歸政情詞懇摯出於至誠朕亦何難俯俞所請乃朕於

御極初年即以紀年六十傳位嗣子之意齊心默禱
近年屢於諭旨內諄諄述及是朕籲

天歸政之語不肯繫戀天位之心

上帝鑒之天下臣民亦無不共見之今賴

昊蒼默佑諸吉備臻欣慶之餘實深欽感迴念

聖祖大漸授位

皇考其時係內大臣隆科多宣傳

願命速

皇考傳位朕躬宣示密緘倉猝之際朕不敢自行啟

封召同大學士鄂爾泰張廷玉當面展緘敬閱茲朕躬享大年懋膺多福明頒詔旨親御殿廷付授神器以今視昔吉祥善事孰逾於此此實

上天保佑申命有加無已之

洪既朕今壽望九秩精神康健視聽未衰若來歲歸政遽思自暇自逸竟置天下重務於不問則非所以敬承

天眷亦非御極初年定期歸政不肯戀位之初心矣夫天下至大神器至重儲副之寄運祚所關方今綱

紀肅清外無攬權怙勢之臣內無婦寺偏寵之事朕親裁庶政鉅細無遺宮中府中皆為一體雖不明詔立儲實無絲毫流弊若如前代權奸柄國女謁公行黨援門戶秕政百端而書生迂見惟斷斷然爭持國本之論甚至君臣父子不免猜疑如前史所載唐宣宗時裴休請立太子帝云若立太子則朕遂為閒人宋太宗因太子廟見還宮都人擁道喜躍帝聞之不懌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我於何地又明神宗因梃擊一事召文武諸臣責以間離父子因執太子手謂

諸臣曰此兒極孝朕極愛惜使朕有別意何不早更置等語此由唐宋諸君繫戀天位以神器為私靳而不予而明神宗又因內寵固結覬覦非分以致盈廷聚訟骨月生嫌前事具在可為殷鑒我朝

家法相承乾綱獨斷惟期慎簡元良從不稍存私愛而朕紹承統緒首以付託得人為重無一毫繫戀天位之心無一息非繼承

帝命之念用能默通呼吸感召麻嘉實朕御極以來六十年如一日也總之儲貳一建其弊叢生不特命

士依附易啟嫌隙而名分早著日久必致流於驕佚
而不知我國家不明詔立儲燕翼

貽謀慮至深遠即緘名密貯務當慎之又慎不可豫
為宣露如朕現在舉行歸政亦必俟為期至近頒旨
宣示此實萬年無弊之法我世世子孫若能敬效
祖宗及朕之用人行政於以欽承

吳眷祇迓

鴻庥亦如朕之躬躋上壽再立太子踵行歸政典禮
禔福延洪用昭億萬禩無疆之慶此朕所深望於方

來者也特將始末緣由再行申諭此旨著於尚書房
內閣軍機處各鈔錄一通敬謹存記永為法守
命歸政後諸皇子孫曾元輩仍在尚書房讀書及應
用冠服訓

我國家重熙累洽

列聖相承敬

天愛民海內昇平梯航向化朕春秋二十有五御極
踐阼初即拈香叩祈

天恩設能如

聖祖仁皇帝之享祚綿長仰邀

昊眷克繩

祖武壽祚延洪享國六十年即當歸政不敢更冀有
所過算令荷

天恩篤佑八旬開五康疆逢吉五代同堂撫御寰區
幸周甲子明歲丙辰即屆歸政之期大廷授受景運
增隆實為史冊罕覩惟念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元於
子皇帝嗣位以後一切章服儀制例有一定等差不
可僭越但朕為太上皇帝而皇子皇孫不能照諸皇

子皇孫之例遂與宗室等倫於親親之誼似有未協著於明年踰政後所有諸皇子皇孫以及曾孫元孫仍在尚書房讀書應用冠服韁轡等項俱著仍照現在之例不必更改朕年登九秩即得六世來孫亦當視元孫一例豈不更為千古未有之吉祥盛事我子子孫孫繼膺統緒倘亦能如朕之享國綿長舉行歸政典禮為太上皇者其皇子皇孫等亦如今日朕加恩曾元輩之服物禮秩照此永以為法光昭奕禩衍慶徵祥實我大清億萬斯年之福若無太上皇之稱

則當照國家宗室舊例不可僭越有紊成憲用是特
頒訓諭交尚書房敬謹存記俾我世世子孫知所稟
承以示惇睦而昭法守

授受禮成申示撰進頌冊諸臣諭

本年舉行傳位大典大小臣工撰進冊頁朕幾餘披
閱多有稱頌功德揄揚盛美其辭未免過諛實甚慚
愧朕御極六十年來敬

天勤民用人行政一切實心實事天下臣民所共見
共聞今將諸臣所進各冊遴其措詞尤雅者以備觀

覽自宜酌加獎賚特將內庫藏貯蟒袍緞疋荷包等件分別頒賞以志一時膺賜之盛惟冊內間有稱乾隆六十一年者雖係臣下頌禱之詞但朕自御宇初年即焚香敬告

上蒼若紀年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之數節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今敬
迓

洪慶幸符初願新歲大廷授璽鉅典喬皇寶史冊所罕觀朕仰邀

昊眷精神純固於巨細政事仍當躬親綜攬弗懈益
虔至於授時頒朔已書嘉慶初元若於乾隆六十年
後復以次增紀轉非朕當日顛

天不敢同

皇祖之初志即嗣皇帝於年前率領王公大臣等恭
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百本朕亦祇令於宮廷陳
設及頒親近王大臣而各省頒行仍俱係嘉慶年號
內外章奏亦一體令書新元可見朕志先定積久弗
渝今自元辰授位時序均調現屆中和節已沛春膏

優渥視往歲更為雨暘應時此皆朕誠意久孚於默
禱初心不敢稍有踰越用能懋膺

景貺篤祐延釐而諸臣獻冊臚忱既過於頌禱又兼
懷觀望未能深喻朕志將此再行明白宣諭用示朕
凝承

天命永矢敬誠至意

聞授受禮成示撰進頌冊諸臣諭識語

前諭既申明朕即位之初焚香告

天紀元周甲當傳位嗣子不敢仰希

皇祖用舊年號以次增載及授受禮成後遂命內外
章奏一體令書嘉慶新元用示凝承

天命至意惟乙卯頒朔之時因嗣皇帝率領王公大
臣等恭進乾隆六十一年時憲書朕不欲重違所請
祇令備進百本陳設宮廷及頒賜親近王大臣等不
令徧行中外而勅旨頒發書太上皇帝者自應仍以
乾隆紀年亦體制不得不爾故思朕自十二齡時受
皇祖恩眷即有福澤較厚之

諭令果荷蒙

吳蒼洪貺於六十年舉行傳位大典朕年躋望九精
神純固日勤訓政親見五代元孫來年即可冀得來
孫之喜諸福具備此實受

天之祐過於

皇祖當日

眷顧深衷貫至今日朕疊受

蕃釐益深敬凜於凡朕之御旨御筆紀元仍用乾隆
叙年亦體所當然於朕初元籲

天不敢仰希

皇祖以次增載之意仍並行不悖益以徵國家景祚
龐鴻延麻襲慶為千古以來未有之盛軌也因披覽
前諭復申識語如右乾隆六十二年仲秋月

國朝宮史續編卷之十二

典禮六 盛典六

授

受儀六

高宗純皇帝聖製詩

臣等恭繹

聖製詩集自乾隆乙未以來即

豫計歸政之期因言見志望遂

初心逮夫周甲紀元

詔宣成命凡所以彰

勲

華之祥繼紀福祚之龐鴻者雅頌所無敬登表帙

至

聖製詩餘集丙辰以後尤多

訓政之篇並宜臚載我

皇上於受寶之日敬契

傳中紀

恩成頌堯典舜典虞書本合為一篇謹彙錄以昭盛

朝賀凡朝正外藩三輔併充其兼內廷行走之內
薩克來古王公土者亦分別御前執清門班次於年
節前後仍罷朝正來屬臣

元旦試筆 壬寅

古云七十歲懸車歲過懸車有二予奢望乾隆滿周

甲即當寧壽就閒居十三年月彼猶達

余意於乾隆六十年歸政

願志寧壽宮自今計之尚有十三年宵肝勤勞茲敢疎俶祉昌昌運元

旦絲箋試筆遂成書

新年四日值初辛齋在元朝致敬寅巳未丙寅戊寅

丁酉殊佳歲

今歲正月初四日上半辰以雍正七年

更考諭旨因元旦朝賀不宜展祈

水之期於次年行禮其軌陸已未而庚寅丁酉四
次用次年者以詣 求朝慶賀儀節不實有闕也
今非向年可比宜謹遵 皇考明諭 祈水仍
用上年自元旦即齊戒具朝賀行禮改用初五日禮
以義起斯 豆蓬壁帛合躬親爰蓮
之謂乎

雍正明裡論那重

慈寧慶禮中

撫今思昔
不覺愴然

審理酌情垂典則邀

麻奕葉福斯民

元旦試筆

甲辰

連曙聲聲爆竹喧皇都景物慶茲繁持盈保泰從頭
起課雨量情切已論昔日謾教思老伴

孝賢皇后
庚子歲年者

在亦書古稀有 開年且喜得元孫 曾孫矣純完好已
四視元孫矣 孫如蒙

昊眷辰重值快觀吾兒初改元 乾隆元年為丙辰計

周今距歸政尚十一年余亦惟日孜孜
以期然翼繩承敢遲 是天佑命耳

古稀天子承

天佑卅九年臨萬國朝肅肅予心惟至敬熙熙物意

總含韶孟春朔旦肇額頊元載四千仰帝堯 帝堯元

辰故 歲甲朔辰後三日丁寧民事始今朝 我亦甲

元旦試筆 乙巳

物所曙色晃晨光玉帛太和朝萬方

累洽重熙百年九思艱圖易一心長滿旬冀授吾孺
子其繼應稱太上皇能否如斯豈敢必顯乎企矣頌
穹蒼

康熙元載在壬寅六十一年重值新不敢相同風申

願

懷子踐作之日甲至乾隆六十年申書祥

天而祝若位不敢同

上蒼錫歲皇祖六十

一年也

豈知可幾

計積作

庶禔身

即位初年幼竟未計及若至六十年予索八十

吾歲後逾五旬方始計又八十五歲豈易得者然茲竟遇古稀去歸政之年亦祇餘十歲或可測所望惟

敬俟

天佑耳

七旬登壽凡六帝

已見古

五十紀年惟一

人六帝中在位五十年惟漢武帝一人漢武却非所景仰宋家高孝

更非倫漢武帝雖尚稱有能為之主然失德頗多非吾所慕若宋之高宗孝宗固仇未復而遽圖

逸身未老而稱太上皇遊宴西湖益思鄙薄豈為之哉

元旦試筆

丙午

丙午而逢朔丙午元辰弗集女元辰欽天監奏元日食糴七官自

一度至雖云日至致千歲寶凜

天心警一身規避忍為辭政事皆宋高宗以五十六

劫禍太上皇此皆國一己之遠不顧宗社大計也予今七十有六律以人臣懸中之義歸政亦當矣然官願必至六十年而後歸政且今亦不足後十年已卯元旦嘗值別館之災予應當之亦不思以貽嗣子也

若蒙天佑過乙卯則次歲丙辰為嗣皇帝改元新祉慶何如之支持尚覺有精神

當之以已祈

乾祐猶日孜孜待滿旬

太和朝賀例須停交儆同欽勗在庭詎肯諉之為氣數無非

教也慎聲形六街喜爆原無禁禮不下庶人京都比戶慶正原所弗禁也

萬戶屠蘇自可聽漏報正中羣仰照是日午初三刻復圓寸心

餘暢未遑寧

戊申元旦

元辰喜值會干支是日甲子百歲希逢聲首禧甲是東方
生物始子居北極冠時基為君難日欽無逸莅政久
時勵有寅七十八翁八旬近七年歸政此後之

戊中除夕

甲子會元旦誠然獲有秋呂氏云元旦值甲子綏豐

幸各省賑濟亟荊州今夏惟荊州祈歲一心切迎年

萬福求如斯復七度歸政得優遊

元旦試筆已丙

農諺申過酉入初乞漿得酒祝休徵論句負宸七將

八數

上聲

世弄孫元繼曾慢惜歲增為歲減且欣年減

是年增處尊蒞久滋深畏消息理昭切業兢

四始開農法太微勅幾方寸凜惟幾亮功凝績理紀

協九寓萬邦留熟祈戒老已忘戒彼壯用寬自勝用

其歲歷干以六逮乎丙歸政吾將泯是非

庚戌元旦

庚戌三陽又肇春

天恩沐得八之旬七希曾數六誠有三逮應知半未

錄

三代後事王年登古希者惟漢武帝梁武帝唐明
宗宋高宗元世祖明太祖六帝至於年登八十者

人惟謙式乎宋高宗元世祖三帝然德未五年
同堂予仰沐天恩備述諸福九深此旨 幸值

久安戶尊盛殷懷長治俗還淳自強不怠重銘志既

錫八 古帝天子之寶刻以猶日孜孜皆銘乾惕之志也

歸政乾乾待丙辰

元旦試筆壬子

辛歲繞過朔值辛悉新協洽慶生寅晴量雨較從頭
起肝食宵衣一意諄己力敢辭曰耄耄

天恩惟賴有精神四年歸政期為近希得高閒作上人
東望生意發初青萬物羣雍表色形前括周詩三十

鼓

以石爲之，大者石鼓，小者石鼓。石鼓所存之字，從集成詩十卷，於大鼓學，又熱河文獻，各爲新鼓十樹之，並舊有石鼓。

爲三十

今摹歷代十三經

自漢魏以來，歷代俱有石刻十三經，去歲今以內府

舊藏，前街所書十三經，選石摹刻，立於辟雍，同元盛，舉史爲大備。

曰時曰會，敬爲奉

一息一消，體弗停不得已。師靖廓酒志讀爲一字，喀連來提

報額

蒼靈

元旦試筆

癸丑

倦勃猶待丙辰年，敢懈而今未歇肩。夔始慎終勵不息，若陽時雨祝無愆。農祥慶幸逢三白，武績何期賦

十全春保盈持祈

昊旻永銘斯志寸衷虔

憶自幼齡知讀書匆匆今至八旬餘德修行踐曾何
有內聖外王總悞如與物春臺共條鬯撫時六幕願
和舒古云適百半九十惜分寸陰正慎予

甲寅元旦試筆

一氣貞元運

顛穹恩光區宙普包蒙羣雍堪堪欣條秀舒壘徐徐
達棟通曰九曰三著義象惟乾惟惕慎淵衷財成輔

相響應最自謂於中責在躬

開元歷五十有九本不秋期恩賚

天誰識忽忽過爾許祇成屹屹尚依然民安吏治夫
何有手拱衣垂肯自便轉瞬丙辰餘二載庶幾符望
老人全

乙卯元旦

心願符初六旬歲子白丙辰戊戌以未乾惕日增時

六甲迴憶即往之初契者告天惟願在位得正

六十年即雷歸政何中年終未產身體康健每日勤

此和無無殊往昔當守守宮初華時即有

符望聞達初堂之願今年心願符和矣

天恩賜百二十聲春

依古以來祖孫兩代享國百二十

歲二月巡閱九十春先封成百廿太和州洽元 敢如

望祖多餘數

上聲 朕在位日久海內臣民受氣之

子弟即歸政委古諸藩守子兒孫華行親愛不害家

人父子即外藩朝貢諸國承事日久接踵來賓諒亦

同 無一願子歸政者然朕當即位之初已無陳不敷上

皇祖在位六十年是固統緒康復遠達如

耶誠幸朝家第祿頻 孔子論治以必世百年為難遇

皆問兩必世合計之則百年而過其數矣非敢侈運

會之隆所幸我大清照洽明增如泰阿所云爾受命

長年祿爾康詩人以為頌 三代問誰幾周甲藐躬惕
已益增寅增寅以實無虛語惟有惠鮮聲最愛民

遠述鮮鯨寡孔安國傳云加惠鮮之鯨寡之人陸德
明釋文鮮音息漢反如其說是鮮之鯨寡為三項人
若專以鮮連惠既不成立文且與上懷保語句不協
案蔡沈謂鯨寡之人養子媮給之使有生息蓋本呂
祖謙之說且從董尚陳繼王天與朱祖義諸家並從
其解至明劉三吾書傳會選鮮音僂則鮮之宜作平
聲史為明確之考漢石經作惠於鯨寡漢書谷永傳
引經曰惠於鯨寡則漢儒亦無因至一解是蔡沈集
傳與經旨最合予臨蒞愈久益切憂慮惟愛民為寄
政今年從善來增種全蠲積欠益切憂慮惟愛民為寄
隨時值守莫不愛養而
惠鮮之彌以此自嘉耳

乙卯元旦試筆用丙午韻

迴憶登基乙卯歲戌之月值亥之辰

是年九月初三日
御殿即位其

亥日己

熙雍歷歷胥過我老耄息息竟運身企聖殿王

雖勵志日改月斲祇愆神欽承

天眷誠獨厚幸得乾隆紀六旬

履載無私照莫侍奉三屋漏即明廷風霆雨露何非

教朔始望初凜示形

日月之食雖十載以前可坐而然今歲正月朔望

聖象為君者自當心存警凜惟是位以天子工冬心思過自責躬請寶欽天下臣民格

然共知不事求言括諫之虛文也

帝命不違欽願誕心傳將近慎聰聽更登乎率仰中

天麗喜爆聲喧歲旦寧

除夕 乙卯

此日乾隆夕明朝嘉慶年古今難得者

天地錫恩然

父母敢言謝心神增益虔近成老人說云十章能全

子壬子者十全以誠或功因錫十全老人之寶蓋

為抗以明君人之職不上武功一事且一日五手其

位必當一日盡于其職惟當益切敬念虔奉 純祐茲除日 乙丑明 元 聖授 聖子 聖

丙辰元旦

開泰三陽肇吉徵義艾乾德凜時來勳華上日法授

受唐宋哀年鄙逼凌徵待已躬勗無射頌錄

眷佑愧難承雖云歸政仍訓政兩字心傳業與統

元旦試筆乙卯試筆韻

乙亥輪周達乙卯

自乙亥始至昨乙卯每平元旦一首元旦試筆二首乙卯總成百廿一首

三章例用詠元辰共歲百以廿為什不覺八閏六

至身憶昨居諸猶惕息

昨歲乙卯以經度所經元旦建於時象乎心深林若

思過慮

天以實中無他

故令既為天下得人

問吉祚華春修長即此仰感

足思言旨敢以

存依志即

即今尊養敢怡神後茲歲月聽而已那復

勞勞計幾旬

嘉慶開元舊合停

于鉅疏私修慶周六甲昨歲九月以孟冬即須頌禱先詔主皇太子

以丙辰年定名為去歲元年凡
內外章疏文字俱用去歲年號
子申虔額率朝廷太

子申王公大臣具摺額請時憲書仍
用乾隆年號情詞懇摯實出悃誠
鑒羣意實出誠

惻問本願微愧體形
即任建元古今大義而皇太子
反諸臣懇請統於一壽久膺

子至情不能位却因允
年自乾隆二年丁巳至嘉慶元年丙辰
以恭建立統

時之王一遵熙康照六十年時憲書式
隆年統以順子世受戴之誠每年祇頒此憲書一百

祝以為宗廷之賜御前親進王大臣等伴執階前
足為盛事嘉瑞而已然自問踐阼之初旌香上告不

敢言同
增之本願本逆完微有愧耳
自六旬仍數奉甲乙

偏諸省令改觀聽
十月朔日頒普天下之憲書惟用
嘉慶年號者仍此不改初志也

迴思踐阼炷香叩總覺衷心夔弗寧

暮春揭嗣子皇帝恭謁

東西兩陵先日啟蹕用成長句有序 丙辰

稽父傳子繼堯舜之祥避承家仰

宗德

祖功文武之道佑啟後憶昨歲瞻

鼎成之地告越年行重授之儀雖已鞅用甲之期尚
未達開元之始今則允符前願克遂初心太和典
重於大廷嘉慶朔頌於薄海緬紹

祖讓

祖之本志心慕匪虛臺歸政訓政之永懷肩仔未歇
若非

詒燕曷能左券之先操况迺垂鴻久篤前言之默祝
仰酬何極躬率惟虔雖歲月以莫之長仍額重來

九襄

本疑庚申年于壽蹟九卜再請
以昨歲祀祀寺行宮請云九旬重且切于思

兩從先

今歲盛典度歲外者符額上酬
人禮以時為大即宜務重嗣于皇帝奉祭上

先德下訓佳

禮之而雨露既濡之愛允宜即舉三春且我國家受

天眷命紀元八號再繼丙辰

年丙辰

太祖建號天命元
辰乾隆元年暨今

嘉慶元年間圓萬年三迴甲子

自至今歲凡一百八

十有
一年

作述積百廿之算春秋躋八六之齡閔惇史未前聞
馬慙藐躬何修過此雖慚大當可告小康廣輪闈
益地之圃乾惕憂御天之籙養民四輔稱施錢漕
之蠲省歲八徵順額雨暘之若豐真問歲物總登
春清明之和暢經旬上巳之韶熙三日杖鳩千叟
繞奉爵於新正蔥糝四推甫扶犁於吉亥兆姓惟
士為任養百昌以子而尊萌是日初發軔於天門
顧掖輦之子舍雖尚能磬控既言耄而可以御輿

用示習勤勞便承顏而最宜策馬思十全克成夫
往蹟佇三捷即聽夫今朝迓鑿輅而匝地觀欣翹
弓劍而

在天對越彼拜前拜後雖諸侯尚盛事之傳況文子

文孫皆

先世所垂裕之慶謁

珠邱而有恪

鑒寶器之克承想

祖宗下顧而款然與皇帝偕奉以啟若里記建鼓什

肇和鈴

昨歲瞻

陵告授終能手與否尚疑哀

予昨歲以疾辭六十年於今春備位嗣子因

極言問二月中旬恭請授終之典但其時雖令歲與有一年每念國策行百

里者千九十里之語能予與否未敢自信乃稟荷

是思祖德竟得如元周甲心願符初於今歲

正月上日大元授與符託得人仰蒙天祖

春佑如此優除予何恩即自圖報述且精神強固本

歲昔時是以到政初

幾仍不敢不自勉耳

天恩上日竟傳璽心願初年茲匪遂適百里誠九十

度付千葉那寸方竊與行馬從上聲垂常例近年每造

時予仍策馬至道門來與隨從之皇子等俱騎馬極
行此惟例也夫 朝家法拜武官等萬年所常遵
守是以此次嗣皇帝仍乘騎侍行一如舊例
予則以年近九旬安與尊養禮亦宜然也

家法兼因詰武功

丁巳元旦

乾隆嘉慶並聯行

前年乙卯九月建皇太子詔以
丙辰為子皇帝嘉慶元年頒朔中

外其時子皇帝率王公大臣等懇請時憲書仍用乾
隆年號不能改却因先所請每歲備乾隆紀年憲書
百姓以為頌賜字慶正御前親近王大臣等之用今
年丁巳仍以此乾隆六十二年憲書用備頒賜其通行
天下者俱為嘉慶二年
實從來未有之盛事也

寰寓善廓清全報逆苗平

黔楚逆苗滋事不得調
兵聲討節次已將首逆吳

平生吳八日石三保石柳舒等按獲斬賊吳將石柳
鄒之子生擒平儼賊巢全已剷獲惟吳八月之子吳
廷義一犯潛匿未獲昨於歲前二十六日書福復明
高等奉平儼副逆降節處備兵處提法將吳廷義生
時就出并其家屬一并解京正法此次苗驍川兵原
出於下得已仰索上蒼昭鑒垂佑全已平定首
惡無一漏網者至湖北鄂賊等各處未獲竊發匪衆
亦先後為官兵勒洗止剩一二賊渠往來奔竄以冀
延喘旦夕現在大兵四路圍捕賊勢已窮無難全獲
歲中感荷天恩賜順十全武功之外又贏一綰
惟益勵厥勳敢款仍此躬訓政懇懇欣看
以仰酬

子孝情悖史問他千古者實曾稀有凜持盈

元旦試筆 丁巳

數聲越康熙又一年思綸

皇祖夙曾宣

皇祖八
所常
即位
時年
已

二十有五
元大建
授重
仰蒙
中未
遂初
心不
為難
行自

元天越
一歲
昔
自
皇祖
常有
福過
於
子
之
訓

已
聖德
恩養
八旬
有七
望九
近愧
志為
榮益

敬虔久道化成亦何有其盈則畏莫殊然以斯慄慄

難舒意敢曰高間娛老使

日千怡與月同居元皇千
文為人
與正月
建相
同

豐
之兆任養新春萬彙舒大寶箴仍懷蕙古而銘語亦

憶橫渠邪平苗靖雖完彼盡勤多誅究愧予此
次
點
是
前
人

句於法字不消已而用兵而耶教匪徒東機鳩
控雖經官兵神苦節境令中惡能盡得大功告厥
我匪徒亦已痛加箝制屢獲賊日正法惟首逆劉之
與姚之字二人竄匿耳延即日亦可就擒其已結
伊等自作之孽無可逭而朕念好生實有所不忍
完不能不以并此後惟祈永戢武十羸一矣那重
之以刑為愧耳

戊午元旦

元之三更六之三嘉慶乾隆父子輩訓政心仍晝宵
篤承歡膝下清溫諳知予望捷衷均苦翦逆同等不
盡談吉戊向陽旋寶運喜旌應即到西南

己未元旦

乾隆六十又企四初社占豐滋味參

史記律書云未者言萬物皆成

有滋八十九齡茲望九乾爰三惕敢望三雖云謝政

仍訓政是不知慙實可慙試筆多言今可罷

自乾降

既元元也詩一首後有元也試筆二首此後所以為

例詞而底投自以未於一切年例之作漸從簡省而

元也試筆仍依例成吟今于春秋八十一有九御詩

應有詩以知然望九之年亦宜高年靜養荷

吳單

皇上御製詩

丙辰元旦

太上皇父御太和殿

授受禮成紀

恩恭頌

大清國寶

授當朝涼德慶祈六恭調三十登庸愧虞舜萬年稟

命仰

神堯保民慎位書言守戒滿搗謙易理昭子職勤修

刻無違自

天崇福溥新韶